

中国文库

· 哲学社会科学类 ·

汉语现象论丛

启 功 著



中国出版集团

中华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汉语现象论丛 / 启功著. —北京: 中华书局, 2005. 1
(中国文库)

ISBN 7-101-04502-2

I. 汉… II. 启… III. 汉语—研究—文集
IV. H1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16021 号

责任编辑: 陈 抗 舒 琴

整体设计: 翁 涌

责任印制: 董文权 李 博

汉语现象论丛

Hanyu Xianxiang Luncong

启 功 著

中华书局出版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邮编: 100073

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 印张: 8.5

字数: 177 千字 印数: 1-4500

ISBN 7-101-04502-2

定价: 19.00 元

“中国文库”出版前言

“中国文库”主要收选20世纪以来我国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、文学艺术创作、科学文化普及等方面的优秀著作和译著。这些著作和译著，对我国百余年来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积极的影响，至今仍具有重要价值，是中国读者必读、必备的经典性、工具性名著。

大凡名著，均是每一时代震撼智慧的学论、启迪民智的典籍、打动心灵的作品，是时代和民族文化的瑰宝，均应功在当时、利在千秋、传之久远。“中国文库”收集百余年来名著分类出版，便是以新世纪的历史视野和现实视角，对20世纪出版业绩的宏观回顾，对未来出版事业的积极开拓，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。

大凡名著，总是生命不老，且历久弥新、常温常新的好书。中国人有“万卷藏书宜子弟”的优良传统，更有当前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时代要求，中华大地读书热潮空前高涨。“中国文库”编辑名著奉献广大读者，便是以新世纪出版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，帮助更多读者坐拥百城，与睿智的专家学者对话，以此获得丰富学养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。

为此，我们坚持以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为统领，坚持贯彻“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”的方针，坚持按照“贴近实际、贴近生活、贴近群众”的要求，以登高望远、海纳百川的广阔视野，披沙拣金、露抄雪纂的刻苦精神，精益求精、探赜索隐的严谨态度，投入到这项规模宏大的出版工程中来。

“中国文库”所收书籍分列于8个类别，即：（1）哲学社会科学类（哲学社会科学各门类学术著作）；（2）史学类（通史及专史）；（3）文学类（文学作品及文学理论著作）；（4）艺术类（艺术作品及艺术理论著作）；（5）科学技术类（科技史、科技人物传记、科普读物等）；（6）综合·普及类（教育、大众文化、少儿读物和工具书等）；（7）汉译学术名著类（著名的外国学术著作汉译本）；（8）汉译文学名著类（著名的外国文学作品汉译本）。计划出版1000种，自2004年起出版，每年出版1至2辑，每辑约100种。

“中国文库”所收书籍，有少量品种因技术原因需要重新排版，版式有所调整，大多数品种则保留了原有版式。一套文库，千种书籍，庄谐雅俗有异，版式整齐划一未必合适。况且，版式设计也是书籍形态的审美对象之一，读者在摄取知识、欣赏作品的同时，还能看到各个出版机构不同时期版式设计的风格特色，也是留给读者们的一点乐趣。

“中国文库”由中国出版集团发起并组织实施。收选书目以中国出版集团所属出版机构出版的书籍为主要基础，逐步邀约其他出版机构参与，共襄盛举。书目由“中国文库”编辑委员会审定，中国出版集团与各有关出版机构按照集约化的原则集中出版经营。编辑委员会特别邀请了我国出版界德高望重的老专家、领导同志担任顾问，以确保我们的事业继往开来，高质量地进行下去。

“中国文库”，顾名思义，所收书籍应当是能够代表中国出版业水平的精品。我们希望将所有可以代表中国出版业水平的精品尽收其中，但这需要全国出版业同行们的鼎力支持和编辑委员会自身的努力。这是中国出版人的一项共同事业。我们相信，只要我们志存高远且持之以恒，这项事业就一定能够持续地进行下去，并将不断地发展壮大。

“中国文库”编辑委员会

“中国文库”第二辑 编辑委员会

顾 问

(按姓名笔画为序)

于友先 石宗源 刘 杲 许力以 杜导正 李东生
李从军 宋木文 徐惟诚

主 任：杨牧之

副主任：聂震宁

委 员

(按姓名笔画为序)

丁一平 丁亚平 艾 东 龙 杰 卢锡铭 田胜立
吕建华 乔友农 刘玉山 刘国玉 刘国辉 杨德炎
李 岩 李 峰 吴江江 吴希曾 张伟民 张树相
汪继祥 宋一夫 宋焕起 胡守文 郜宗远 贺圣遂
贺耀敏 黄书元 敬 谔 焦国瑛 赖德胜

“中国文库”第二辑编辑委员会办公室

主 任：聂震宁

副主任：刘国辉 宋焕起

成 员：（按姓名笔画为序）

于殿利 刘晓东 孙延凤 李 岩 李师东
李济平 陈有和 汪家明 程大利 管士光

出版编务组：

陈鹏鸣 仵永成 杨 静 蔡增裕 李红强
孙 牧 乔先彪

前 言

- 一、“葛郎瑪”是否分析漢語語言規律唯一可用的法則
- 二、沒學過“葛郎瑪”的人是怎麼讀懂文言文的
- 三、我對漢語規律試行探討的經過
- 四、“散體”文外的各種文學體裁中，特別是律詩、駢文的句調
究竟有多少，其旋律能否探出
- 五、小結

一、“葛郎瑪”是否分析漢語語言 規律唯一可用的法則

清末馬建忠先生學會了拉丁語、英語等西方語言，想給漢語也找出一份完整的法則。怎麼去探索？就借鑒了拉丁語——英語的法則來對應漢語。他著了一本《馬氏文通》，總算創立了一個起點，開闢了一條門徑。自此以後，不斷有人作漢語語法的研究，對馬氏之說，有補充、有修訂、有另借其他英語的分析方法，如“圖解”等。所用的名詞術語，也不盡沿襲馬氏所譯的。但無論“以英鑒漢”，還是“以漢補英”，總都沒離開《馬氏文通》學說的主幹軌道。曾見陳寅

恪先生有一篇文章提出疑議，但也還沒有正面提出分析漢語的辦法。

“葛郎瑪”是英語“語法”一詞的音譯，它本不是專指英語語法的，而是稱一切語法的普通名詞，也曾有人借來喻指其他事物的“法則”。我這裏用它，却是作為專詞。是個簡稱，或說代稱。比說“《馬氏文通》學說及其流派”或“借鑒英語語法研究漢語語法的學說及其流派”等等，較為簡便。

近代“語系”學說認為漢語屬於漢藏語系，英語屬於印歐語系，二者語系不同，有人以此評論葛郎瑪的起步點就有錯誤。這我不懂，但我覺得猴子、兔子、小白鼠等都可供人體病理研究的試驗，“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”，在某些方法上，“借英鑒漢”，又有何不可！只是“借英鑒漢”與“以英套漢”應該有所不同。在用“套”法時，常見出現幾種情況：

1. 英語沒有對偶、沒有平仄、沒有駢文、沒有五七言等詩句，當然也不會有這些漢語文體中語言構造的接近例子。於是許多葛郎瑪書中，關於這些方面的東西，都沒列為研究對象。馬氏說：“排偶聲律說，等之自鄼以下耳。”究竟是不值研究呢，還是因套不上而放棄呢？

2. 漢語句法構造比較特殊，常見句中“主、謂、賓”元素不全的現象，在填不滿一條模子時，便以“省略”稱之。猿有尾巴，人沒尾巴，是進化原因呢，還是人類“省略”了尾巴呢？孔雀尾長，鶴鵝尾禿，恐怕也難以“省略”稱之。可見省略太多，便微有遁辭的嫌疑。

3. 英語詞有詞性，因性分類。但漢語的詞，用法太活，性質太滑，以英詞套漢詞，每有顧此失彼的情況。……如此等等，不一而足。這決非葛郎瑪不好，而是套的方法可議。假如從漢語的現實出發，首先承認漢語自有規律，然後以英為鑒，鑒其某些適用於漢的

精神、方法、乃至局部零件，豈不很好！小孩遊戲，有套圈一項。如用小竹圈套小老鼠，自然沒問題，如套大熊貓，就非換大圈不可了，何況漢語研究，又非套圈遊戲可比呢！

二、沒學過“葛郎瑪”的人是怎麼讀懂文言文的

我從五六歲起讀《論語》，稍後讀《爾雅》，再後讀《孟子》。先祖給我講梁惠王這如何那如何，齊宣王說甚麼講甚麼，聽着大感興趣。也漸漸明白古書上的句子，並非都像咒語一樣的不能懂，常常加了一兩個字或換了一兩個字就跟我們現在的話差不多。沒甚麼神秘！這一點幼年時的感覺，到今天還影響着我，覺得“今之漢語，猶古之漢語也”。

十幾歲從吳縣戴綏之先生姜福讀書，先生說：“你現在不能從頭讀經書了，但經書是根柢，至少是應該知道的常識，稍後再讀，現在先讀些古文。”於是教我找了一部木板刻本沒圈點的《古文辭類纂》，先從柳文讀起。怎樣讀？我滿想先生一定會給我每句講講，誰知不然。先生在選出的篇題上點一個硃筆點，一次選幾篇，說：“你去用硃筆按句加點。”一天留的“作業”即是十幾頁，甚至幾十頁。回憶第一次回家點讀時，天啊！黑字一大片，從哪裏下筆去點呢？沒法子，只好硬着頭皮去瞎點。凡有“之乎者也”的地方，大約是句尾，點着比較放心，其他對或錯，只好置之度外。

次日上課，戰戰兢兢，呈上作業，心裏想，老師如不斥責，也會哂笑。誰料先生毫無表情，只是逐句低聲念去，念到點錯的地方，用硃筆挑去我點的句點（當時只用一個點來斷句），另點在正確的地方。這才開口解說：這句是甚麼意思，那個點為甚麼錯。我才恍然大悟：凡點錯處，都是不懂某個字、某個詞、以至某個句式，特別是

人名、地名、官名等等硬度很强的專名詞。可以說，每天點的書，有許多句並無把握。誰知老師挑去的句點或更換句點的位置，每天總計並不太多，真出我意料之外。後來又走馬觀花般的點讀《五經》，最難懂的是《尚書》。我心裏想，反正我不需要吃骨粉，這塊骨頭啃不動，不啃罷了。最原諒《詩經》，它供歌唱，四字一句，缺頭短尾，脫樁硬接，實出無奈。聽皮黃戲詞中的“抬頭看見老爹尊”、“翻身上了馬能行”等句，曾經失笑：爹當然尊，安能爹卑？馬當然要能行的，不能行的，又安能騎？後來明白歌詞受曲調的制約，出現削足適履、狗尾續貂的現象，可以原諒。那麼我不懂《詩經》，也就不足為耻了。這一放鬆，以致至今還沒懂得它們。《尚書》還見到曾運乾先生的串講；《詩經》則講語法的書中很少見有用來作分析舉例或作句式“圖解”的。那些位不分析或“圖解”《詩經》句式的語法學者，不“強不知以為知”，我非常佩服！

戴先生最不喜《墨子》。我讀了些種重要的子書，都是先生放手讓我自己點讀，不懂的問題才提出來問老師。只有《墨子》，却又給我選出應讀的篇目，一看，是《備城門》那些篇。哎呀，這怎麼點？這是先生對這部古書的表態，我瞎點，先生也沒怎麼看。至今也沒見講語法的學者用這些篇的句子為例。即俞曲園先生的《古書疑義舉例》中，也沒見涉及這些篇中的難點和問題。這裏不是要向讀者報告我讀過甚麼書，只想說明有些古書如《尚書》等，暫時無法列入語法研究領域，至少是現在還無好辦法去研究的。

當我讀到《文選》時，新情況出現了。覺得它好像長江大河，讀起來幾乎暢行無阻。其中難處不在句式句法，而在典故。典故有注可查，句讀首先容易。比起那些力求“單行（音杭）”文氣的韓柳古文，要痛快多了。如今過了五十多年，才懂得駢體文為甚麼通行了近兩千年，屢次被打，竟自未倒。直到“五四”，才算倒了，誰知十年

動亂中，無論口中講演，筆下批判，都要在開頭說“東風萬里，紅旗飄揚”。啊，唐人律賦的破題，在這時又冒出尖來！更難責備唐宋那些作“單行化”古文的作品中也常出現推排不去的對稱雙句了。我們如果客觀研究，這似是民族語言習慣形式中的一項特點，無所謂優劣。聽說黑膚色的民族，以白為醜。他們的習慣，我們只能承認。駢句這個模子、這個範型，大約是從歌唱而來的，整齊的節拍，反覆的咏嘆，在時間和空間上，都易於行遠。歷史上歷次的打倒，都只是“我不理它”而已，它的存在“依然如故”焉。我們作文章不用它的樣式，毫無問題；如探討漢語的種種特點，正視漢語的種種現象，就不能用“我不理它”的辦法去對待了吧！

有人說：“你好像是主張多讀自然通，而不求分析語詞的內在性質，更不想求語言的法則規律。”我回答是：一人有病就診，醫生試體溫來判斷是否發炎，摸脈搏來判斷心臟跳動的快慢，照透視來看內臟有無病症。如果有，在哪裏，然後才去動手術。誰也知道世上沒有“治百病”的一個藥方。任何醫生，都要從“病象”入手。看不懂古文，是病象；從不懂到懂，是治療過程；現在探索怎麼懂得的，是總結治法、評選最有效的醫方。證明治百病的單方無效，也由此得到根據。

三、我對漢語規律試行探討的經過

我從二十一歲開始教中學語文，不能不充實些語法知識，就似懂非懂地自學起葛郎瑪來。沒學好，不會運用，自然是我的責任。但遇到有套不上、拆不開，或拆開“圖解”，却恢復不了原句時，去請教語法家，也曾碰上有搖頭皺眉的時候。另一方面也曾發現中國古代普通書面語中，也有些問題在葛郎瑪書中找不出答案。經過打聽，

才知那些問題是不在研討之列或不值得研討的。我們知道，打掃房間，每個角落都已乾乾淨淨，拋出去的垃圾，堆在屋外，也不是妥善辦法。何況所拋出的未必都是廢物，怎麼辦？

後來我一直教書，所教的仍是語文方面的課程，有時教些美其名曰“古典文學作品選”的課，其性質和目的，仍是使學生瞭解這些作品內容，首先是掃開語言文字上的障礙。要使人明白，必先要自己明白。我的經驗是，凡我向人說不明白處，一定是自己還未明白。這時古典文學中的語言問題，愈積愈多，葛郎瑪書中愈找不出答案，而自己的大膽設想也愈多起來。由於自卑感和對“離經叛道”帽子的懼怕，只有藏在胸中，請教無門。

一次開會，住在一個飯店裏，遇到航空學院的吳朔平教授，飯後由談《紅樓夢》，扯到葛郎瑪中的問題。吳老是研究英語的專家，並創造了簡易的學習英語方法。他拿出一小部分講義，是像算術中脫括弧辦法去分析句子。我幼年雖也學過些英語，正由於語法戒條太多，嚇得我不敢開口，由發怵而致厭憎，終於成了英語的文盲。及至看了吳老的這部分講義，雖不全懂，也像明白了許多，並想，如果幼年得着這樣老師，作這樣教法，我也不致淪為文盲啊！轉念一想吳老對葛郎瑪既能如此打破框子，我若把我的漢語問題向他請教，他或不致非笑我。及至擺出問題之後，他不但並沒非笑，還提出很多佐證，說明我的想法有理。

我的勇氣強了，信心足了，回家一氣呵成地寫了約一萬字的稿子，題為《古代詩歌、駢文的語法問題》，隨着就拋出去了。心裏想，等着批吧！朋友問我：“如有人批，你如何對待？”我引南宋滑稽戲演員所說的，對方有甚麼，我方有甚麼的故事為答。當一個演員問：對方有武器“敵棒”時如何？這個人答：我方有頭骨上的“天靈蓋”。朋友聽了大笑。及至第二篇題為《有關文言文中的某些現象、困難和

設想》，投出底稿以後，編輯先生拿來找我，說是商量幾處問題。翻開一看，從頭到尾，凡與葛郎瑪不符合處，都被改得符合了。這比敲棒還厲害，簡直是更換頭骨，豈止天靈蓋！經我表示“文責自負”後，才照未改本發表了。從這小事，也可看到葛郎瑪之深入人心，淪肌浹髓的程度。再後又寫了第三篇，題是《文言文中“句”、“詞”的一些現象》，繼續發表。自1980年發表第一篇以後，至今整整十年了，未見到發表出來的反響，這正好給我留出續想續寫的機會。

由於思考語言的種種問題，真像浩劫中流行的一句話，“老鼠兒子打地洞”，愈挖愈深。我想漢語的詞，至少是書面的詞，常常是二字的。凡三字的詞，都能切開成為一二或二一，甚至是一一一的。於是考慮到詞的切分是輸入電腦的先決條件。又想漢語每句的主幹，文言句比白話句裝飾性的附加物較少，如果從文言句中理出若干型作為主幹，然後把其他有關的裝飾詞或派生的短語附着上去，似乎可以得出一個大意，是否可作電腦傳譯的初步基礎。

我從小時候就沒有算學細胞，科學頭腦，現在在這本雜亂的論文集的第三篇末竟自妄談起電腦翻譯的問題，豈不十分不自量嗎！但老鼠挖洞挖到這裏，是個樹根，是個石塊，也都管不了了。

從翻譯問題想到每個詞的準確性，愈想愈覺得每個詞都非常含糊，它們的音、義乃至寫出的字形，都是十分勉強的。鷄、鴨、鵝、貓，都是模擬它們的叫聲而命名的；桌、椅、柱、屋，都是從它們的功能而命名的。又如人為甚麼被叫作人，為甚麼用這個聲音？天是指的上空裏從哪層到哪層？諸如此類，都使我感覺到任何一個詞都是以偏代全，極不固定，模擬或比擬也極不確切。再擴展到一件事物，內容都不是三言兩語所能括盡。用一個符號或一種信號代表它，便成了廣義的“用典”。如中國、北京、師大、啟功等等，都不過是一條目錄而已。七十幾年前有人提出廢除用典，這裏所說的典，當然指

的是古典詩文中尤其駢體文中那些狹義的典故，其實“用典”二字已經即是一個典故了。甚麼叫典，怎麼用法，它是怎麼形成的，為甚麼有那麼些人用它，而且經過那麼些年代都有人去用它，甚至今天日常用語和普通文章中，也還未能徹底掃除。廢了之後，遇到同樣問題時，又怎樣在不用典故的辦法中取得同樣的效果。至於廣義的典，又是任何人、任何時、任何文章、任何語言中都無法避免的。我曾想，一個詞，既是以偏代全，似可稱之為小比喻；一個事物的典，無論狹義或廣義的，似可稱之為大比喻。反正沒有確切不移的、本身再現的、嚴絲合縫的、乙符號能夠完全代替甲符號而成的完美的比喻。

因此推及到翻譯的困難。我多半生是講古代詩文作品，這種講，就是用今天我們的話去翻譯古代人的話。最明顯的就是我說的話要比古代人的原話多若干倍，有時還不見得說透原意，更無論古人的那種感情、那種意味。課堂上有富餘的時間，可容我們用多量語言去翻譯古代人的少量語言。而用書面語言去“今譯”出來的古代文學作品，必然會打許多折扣，自然更是不言而喻的。其實這並不是古今的差別造成的距離，而是如前所說甲乙不能密合的問題。今有兩人相聚，甲說一句話，令乙重述甲話的原意，不許用重複的詞，而要不分歧、不遺漏，恐怕誰都知道是極不容易的。漢語對漢語尚且如此，漢語對外語，就更不必說了吧！所以翻譯方面，無論古譯今，乙譯甲，恐怕都是說明理由易，傳達情感難；重述故事梗概易，再現語言丰采難。

我不懂語言學，尤其不懂比較語言學。由於作這些膚淺的探索，愈發感覺到比喻和用典的問題可能是漢語中伸縮變化的重要因素，也是使葛郎瑪束手無策的一條條泥鰍。抓不着、攔不住，忽長忽短、忽粗忽細的一種怪物。可巧現在漢文還是有字形的，不是純

拼音的，這個泥鰍的形狀，還可看到一少部分輪廓，或說幫助作一些形狀的記憶，至少對同音而不同義的詞顯示一些差別。否則這個怪物凌空而起，更給捉摸它的人增添無窮的麻煩。寫出一篇《比喻與用典》，只是為說明這兩者在漢語研究中的重要性，也不知是否能起一些提醒注意的作用。

四、“散體”文外的各種文學體裁中，特別是律詩、駢文的句調究竟有多少，其旋律能否探出

漢語古典式的詩文，特別是律調的詩，其格律從來是被讀者承認、又被作者服從使用的。雖曾有人提出反對過，但至今仍然不斷地有人沿用。那麼它吸引人的力量究竟何在？這問題比較複雜，姑且慢談，至少它們的句調旋律是應可以理出的。我曾試從句式、篇式作過解剖和歸納，發現了四言、五言、六言、七言這些基本句式的律調與非律調的區別所在，樣式若干。同時證明了這種律調是通用於駢文、詞、曲的。寫了一本《詩文聲律論稿》，曾分章陸續發表於香港《大公報》，又合印成小冊子，後來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手稿本。現在也收在這裏，作為漢語之中文學語言現象研究的一部分，向方家請教。

“五四”時，有人翻譯西洋詩，並進一步借鑒西洋詩來作“白話詩”，稱為“新詩”。其特點是句子長短不拘，句數多少不拘，句尾不用韻。偶有近似有韻的，但屬極少數。這類作品中，頗有被推為名篇的，但總沒聽到有人琅琅上口地背誦出某些句。回憶那些位創始的先河大師，都是深通外語的，大約他們借鑒時，筆下雖是用漢字來寫，而腦中似是用外語習慣構思的。這可能是不懂外語的讀者不全能會心欣賞的緣故吧！近年有些位新詩作家，吸收民間曲詞的部

分營養，又成了新的一派。曾聽到有的讀者說他們的作品顧到了民族形式。我捧來細讀，感覺在形式上突出的地方，是較有節拍、較有轍調。因而想到這類節拍、轍調的作用，在漢語中有多麼大，這種漢語中的“血小板”，凝聚力又有多麼強！我幼年也常聽鼓書曲藝，甚至也會摹仿着唱幾句。後來從文學角度看，那些浩瀚的作品，實是一支龐大的隊伍，它們蘊蓄着極大的潛力，發揚起來，並不減於元明戲曲，因此也曾對“子弟書”作過初步探討。

提到“凝聚力”，它在漢語中頗為頑強，不僅表現在節拍、轍調等方面，其他體裁中，也有許多模子或範型。例如“八股文”，內容上雖已臭不可聞，但它的形式上和手法上，又具有陷阱式的模槽，許多創作走着走着就不知不覺地墮入槽中，因而出現“這八股”、“那八股”的批評和諷刺。但值得反省的是怎麼就會形成這類槽子，而在八股之前、之外還有甚麼樣的槽子。律詩八句為甚麼那麼擺，對聯這種某些文體中的細胞，又為甚麼許多世紀以來一直掛在人們的門口。這些都是值得我們想一想的。

五、小 結

我由於教語文，發生許多疑問，也發現許多值得思考的問題，也曾設想過一些探索規律的辦法。寫出過一些篇章，却又沒有得到讀者很具體的指教。香港出版界的好友陳萬雄先生提議，把一些這方面的論文，聚攏起來，出一本小冊。我想這也是再一次向讀者請教的機會，因此也就在慚愧的心情中把稿子投出。由於各篇不是一時所作，論點、例證，都不免有所重複，因屬集錄，也就不再整齊劃一了。

這些稿子，不配說甚麼論文，而只是一堆的問題。這些問題又

多是從漢語已呈現出來的種種現象着眼的。所以給這小冊命一個總題，叫它《漢語現象論叢》。自知很不成熟，留待接受指教再改，排印仍是求教之稿。有朋友看到題目說：“你也懂得現象學呀！”我趕緊對曰：“卑之無甚高論！”確切些說，應該叫作“漢語皮相論”吧！

1989. 10. 13

此冊拙稿，乃蒙香港商務印書館陳萬雄先生倡議輯成，並蒙為之出版。以南北遠隔，內地流行未廣。北京中華書局諸摯友議為重印，並增新稿一篇，由陳抗先生負責勘訂，發現原稿諸疏漏、舛誤之處，一一詳為訂正。謹誌於此，以申敬佩、感荷之忱，並銘中華書局諸摯友熱情重版之高誼！

1996. 7. 24